

前 言

如果你没钱买一盏灯和灯油，如果你除了午夜到鸡鸣这段时间，再没有别的时间可供支配，那么，你就必须学习哲学。

云阿尔德林

人人都有哲学问题。哲学问题在人的童年时代就已经是一个基本需求。但这未必是哲学的根据。“人的思维就像大袋鼠的跳跃和猿猴的攀爬一样自然”，人脑研究者瓦伦丁·布莱登伯格如是说。

如果你想思考问题并遵从荷尔德林的建议，那么你往往很难弄清思想对象，很难理清那数不完的文献，你会迷失在互相矛盾的思想体系和哲学家们越发复杂化的专业语言的迷魂阵里。在感性上可以理解的对生命基本问题的回答可以更快地在宗教教派、宗教教师、星占学家以及密宗和新时代的大师们那里找到。

长久以来，哲学在大众印象中名声不佳。人们觉得它太抽象，不好理解，没有现实意义，与实际生活毫无关联。哲学家鲜有脱离学术象牙塔的。

哲学与大众之间长期存在着鸿沟，哲学家用自我怀

疑的方式,用“哲学有何用?”这样一个问题——三四十年前这是哲学的一个最令人关注的题目——对这一鸿沟进行反思。阿多诺在 1954 年对这一问题的答案“一点儿也不清楚”。他担心,论证一种“被时代精神当成过时与多余的东西而弃置一旁”的事物,听起来有些虚弱和矫情。哲学是“不能应用于解决生活问题的技术”,它与“主流意识有着不可调和的矛盾”。

大众很难接受这样的或类似的拒绝观点。虽然哲学对生活无益或——更糟糕的是——只对生活满怀鄙视,并自视清高地远离俗人的烦恼,大众仍然注意到了 20 世纪已经去世的伟大思想家 阿多诺、霍克海默尔、布洛赫、维特根斯坦及海德格尔。

哲学究竟还有什么用处呢?技术与科学飞黄腾达,早就摆脱了哲学,它们甚至使经济的马达飞速运转,而哲学家作为思想官员和哲学的遗产的概念管理员却在大学里艰难度日,情况难道不是这样吗?阿多诺认为,哲学在今天“完全是在模仿”,它的声誉不过是“一个伟大时代的余响”。

时代已经发生了根本变化,哲学也一样。哲学与大众之间的气候已经变了。大众日益增长的兴趣不仅是冲着那些伟大的名字。他们需要哲学对过去几十年的普遍经验做出负责任的说明。

本书中收集的谈话主题广泛,清楚地说明了今日哲学在解决社会和每一个个人的问题时所面临的任務。尤其是伦理问题受到了极大的关注。

我们不会再天真地相信，我们可以用技术创造一切，用政治控制一切。我们开始怀疑一种无力就其目标的可实现性进行思考的理性。我们清楚文明进步的阴暗面，这一进步不断摧毁大自然里的生命的基础。我们目睹了我们与之相处的无数风险，而这些风险也正是科学飞速进步的后果。大众传媒、信息网络的国际化以及一切领域的全球化的不断增强的影响产生出许多问题。东西方对立结束后，世界政治的讨论话题转移到文化多元性与人权。从西方哲学传统中产生了对人权的普遍有效性要求的论据。一些国家如伊斯兰原教旨主义者拒绝这一要求，认为它是“欧洲中心主义”。

如果你认真观察在公开场合对这些问题的讨论，寻找这些问题的原因和解决方案的证据，那么，你就不可能回避哲学，也不可能回避传媒每天的报道。在与其他科学家和那些在政界和社会中有决策权的人的对话中，哲学家在当代处处都奇货可居。他们给政客、商界头目，甚至于职业顾问出谋划策，他们培训职业经理和管理人员，在医疗和技术领域的伦理委员会任职，并在项目小组规划我们所有人的未来。

对哲学的普遍需要导致学校设立伦理课程，新的研究机构和许多对话团体建立起来，惊讶不已的出版商因此获得哲学书籍给他们带来的红利，而哲学家则有了新的就业机会，如在生活顾问领域，过去这一职业一直是牧师、心理学家和医生们把持着。阿申巴赫在1985年开了一家哲学实习所——那个时候，媒体称他是自苏格拉

底以来办这类实习所的第一人——他想把哲学的最本源的权限,把常常被人们遗忘并埋没的一个传统恢复起来,这一传统的要点是人对自我和世界的沉思,也就是说恢复作为生活艺术的哲学。现代世界生活方式的许多问题都是些意识问题,不是病,也不是心理异常。阿申巴赫说,人们缺乏身处危机、恐惧和抑郁状况时生活的选择权,在这时,心理学家和治疗医生的有限的课本知识帮不了多大的忙,哲学的丰富的思考可能性倒能发挥作用。用诺瓦利斯的话讲,哲学可以“分馏和更生事物”。哲学可以使传统与人们关于自我和世界的丰富经验有机结合起来,在这里,传统使任何直接的利用超越了所谓的教育,但传统对于我们作为人和民族的认同感来说又是不可或缺的。

本书收录了与当代几位最著名哲学家的对话:与卡尔·雅思贝尔斯,“德国人文科学首席使节”;与汉斯-格奥尔格·伽达默尔,他的学生和接班人身居各路要职;与维尔弗里德·库恩,物理学与哲学的中间人;与哈贝马斯,作为哲学家和社会学家,他始终从政论的角度陪伴着联邦共和国的历史;与罗蒂,美国实用主义者;与马尔库塞,快乐的怀疑论者;与施密特,科学哲学家。除了一些年轻哲学家,自然科学家也参与到对话中,政治家格罗茨,在其专业以外名声不小的社会学家贝克,以及与赫弗对话时的电视主持人威科尔特。

谈话是在电视摄像机前面对公众制作的,这个谈话系列的标题是“今日哲学”,只有一个例外:哈贝马斯与

砸德沃金的对话是在没有现场观众的情况下，在很小的圈子里进行的。这是哈贝马斯第一次上电视制作节目，这之前他一直惧怕任何电视露面。有关谈话的原因和情况的信息可从事前说明中获得。

本书的创意来自出版社，它从电视系列节目谈话中挑选了一些谈论内容。在电视节目的多种播出形式中，这些谈话节目最适宜于以书的形式再现。谈话节目里，媒介物在图像上集中在人身上，在声音上则集中在所讲的话上。哲学家与电视消费者本来认为，谈话是在电视中介绍哲学的最好形式，因为，哲学的具体的真实性是哲学家、哲学的思想和概念在电视中展现，在对话中发展；检验和斟酌论据并寻找更好的论据是对话的责任。这一过程就是思考，这一活生生的哲学思辨过程可以在对话中被领悟和理解。

这些对话提供了一种新的哲学的自我理解，哲学变得谦虚起来，放弃了对世界的包罗万象的解释，哲学学会了倾听和获取信息，它鼓励人人都自己进行思考。如果我们希求哲学家使我们从我们自己的责任中解脱出来，那么我们就苛求哲学家了。

媒体的轻微压力使哲学家在摄像机镜头前使用了一种他们上课和写书时所不曾用过的语言，这种语言更好理解，它照顾到了公众和哲学外行的利益。因此，出版社通过对谈话录音进行较为费力地编辑（这些录音都由所有参加者进行了再修改并得到他们的认可）这种迂回途径，最终使得更广大的读者群得以看到一本出版社直接

从谈话参与者那里也许根本求不来的书。

通过电视这个论坛，哲学也许又回归到它的古代源头，在古代，它是公众场合和市场上人们商谈的东西。

“今日哲学”是科隆西德意志广播电视台的一个播出节目，它是电视上惟一不停播送的哲学节目。自1985年1月起，该节目就以特写、人物肖像、文件汇编、新闻报道和讨论的形式在迄今为止（1985年10月）所做过的150个节目中探讨了哲学问题。这个谈话系列想向更广泛的大众介绍著名哲学家，使大众获悉有关当代最重要的哲学流派的知识。它试图寻找一种具体、生动、贴近生活的哲学，这一哲学可以满足日益增长的对思想方向援助的需求。

当今社会，人们越来越认为在电视里出现的东西就是重要和真实的，如果哲学不在电视里出现，将会很糟糕。显然哲学家们接受了这一挑战，在过去几年里，“哲学与大众”这一主题比以往更频繁地列在了他们的会议议程上。

最后，我要感谢所有该节目的合作者，感谢谈话参与者，感谢我的夫人，她在“今日哲学”栏目所走过的几年时间里给予我理解，还要感谢科隆西德意志广播电视台的项目负责人：恩斯特鲁弗、亨罗森鲍尔和辛哈尔默斯基，他们坚定地给予我开始制作该节目的机会。他们的决定同时对此有益，即电视观众和读者也许更容易听取阿尔德林的那个建议。

目 录

前言

哲 学

哲学有何用	猿
最后的确定性 :哲学中的原教旨主义	圆

认 识

精神与自然	猿
论时间	圆

道 德

道德还现代吗	愿
价值——我们为什么需要价值	员愿

政 治

统一	猿猿
由法律来统治政治	员圆

生 活

人类缺少什么 员苑

寻找自己的生活 员缘

翻译《思想的盛宴》小记 圆园

浙江省版权局
著作权合同登记章
图字 09-2007-000000000000

著作权合同登记章

图字 宗原图字宗原号

賊官蔡慶免職

工人民出版社独

达默尔等对话 辕
杭州 浙江人民

扁)

学思想 原研究

第 四 次 考 试 号

达默尔等对话

编

译

雪
作有限公司
(杭州玉古路 151 号雪
雪
页
第 151 页印刷
雪 151 页
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查

出版前言

对话作为一种知识语体，拥有悠久的历史 and 传统。早在古希腊时期，就有许多伟大的哲人运用对话这种形式来展示其滔滔辩才和深邃的哲思。苏格拉底以及柏拉图托苏格拉底之名的睿智之思，大多是以对话的形式流传于世的。在这以后，西方学术界薪火相传，有许多名人大师用这种言说方式去追问真理，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二十世纪下半叶，由于信息技术的突飞猛进，卫星电视、英特网等大众传媒的迅速普及，人类社会进入了“图像世界”。社会问题的丛生以及传媒的快速和便捷，使得“脱口秀”、“对话”、“实话实说”等面对面的即时互动的节目类型应运而生。许多著名学者从幕后走到台前，从宁静的书斋走向热闹的电视演播大厅，直接面对发问的观众和主持人，直接面对纷繁复杂的各种社会问题，侃侃而谈，与在场的和不在场的电视观众即时互动，反响强烈。相比其他形式的电视节目，这类对话节目最适宜于以书的形式再现，而本译丛就是从这类书中遴选出来的。

需要指出的是，由于原作者所固有的文化背景、分析

问题的视角和立场，使得书中的一些论点和对问题的分析，难免有偏颇之处。关于这一点，相信广大读者是能够根据自己的判断力，加以理性评判的。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我们只是给中国学术界、读者提供了解和认识西方当代思想发展的知识语境和文化资源，含英咀华，从而推动我们自己的学术进步。

浙江人民出版社

2005年 8月

哲学有何用

灾邰布莱登伯格、孕邰格洛茨和 韵邰玛库阿德谈话录

主持人 灾邰阿申巴赫

节目的首播时间为 灾邰年 灾月 灾日雪

阿：“哲学有何用？”——这并不是非哲学家的问题，而是哲学家的问题。哲学家们提出这个问题，目的在于阻止哲学陷入陈词滥调，哲学家用这个问题又同时可以使哲学在不断变化的自我理解中得到更新。所有科学中最古老的一门就是以这一方式永葆青春的。我们不要惧怕这一问题：“哲学有何用？”灾邰布莱登伯格是图宾根马克斯—普朗克生物控制论研究所的教授和所长。灾邰布莱登伯格在这参加讨论的原因是，他在某种程度上是用人文科学方法进行思考的自然科学家，也是用自然科学方法进行研究的的人文科学家，简单地讲：一个中间人。这一走边界的方法使灾邰布莱登伯格成为我们自席勒之后所称的“哲学头脑”。作为一个哲学头脑，您在工作中是否还是一位严谨的科学家，或者说，您这么过多地思考哲学问题是否有损您的好名声？

灾邰布 这你得问我的同事。在我们的圈子中，不同形

式的思维是被允许的。毫无疑问，哲学也一样。问题只是，哲学被看做是无害的业余爱好，还是被看做是长期有损于良好道德的东西。我相信有足够的理由解释为什么在当前的自然科学中人们又开始更多地进行哲学思考，这一点不仅仅发生在物理学中，而且也发生在生物学中，特别是人工智能研究中。或者换一种说法：有很多理由说明为什么人们又重新把自然科学看做是哲学的孩子并使自然科学回到它原来的位置上。这样做也许对于所谓纯粹技术意义上的科学发展来讲也有积极的影响。

阿：向您问一个简短的问题：最近您出了一本书，名字叫《聪明》，副标题是“非科学性散文”。您是在这样一本书当中还是当您从事科学研究时更像一位哲学家呢？

灾图布：这个问题很聪明，我相信当我尽可能诚实和认真地从事科学研究时，我就是最好的哲学家。

阿：我们同样有理由称我们的第二位客人是一个哲学头脑。马格洛茨的职业是政治家，但他经常发表一些人们对所有政治家都不能讲的、彻底的和根本的看法。马格洛茨在《明镜》周刊上发表了一篇关于他的沉思的、内容广泛的文章：《左派的困境》。这篇文章受到广泛讨论，其命题是，左派目前正受困于哲学的迷惘。格洛茨先生，情况到底如何？知识分子从政是否比一般政治家更难？另一个问题是：您的政党今天在某种意义上也把自己看做是工人阶级的利益组织，那么，工人们理解

您在他们面前所做的那些哲学思考吗？

格：伟大的工人政党从来就与知识分子一道共事。但是没错，过去和现在都有困难。

砸：希尔弗丁有这些困难，罗莎·卢森堡的困难也不少，但我并不想与他们和解。当然了，今天的政党也有困难。德国社会民主党做得非常好，比其他政党更好。匀：邈尔从基督教社会联盟的职位上退出来，比登科普夫在基督教民主联盟里大受指责，而达伦多夫则自称被“流放”了。而我则在德国社会民主党中始终是主席团成员。我不相信我写的文章会令所有社会民主党党员感兴趣。但是也不必如此。没必要每篇文章都有百分之百的德国社会民主党党员去看。但我也为社会民主党的杂志撰稿，那时，我实际上是尽力令所有社会民主党成员都有兴趣一读的。

阿：说简单了，不是每个进行哲学思考的政治家都会面临政治生涯危机。

格：你说得对。匀：埃姆科常对我讲：彼得，你要再这么大量地写下去，你会被人们加倍喜欢的。这也许是对的，但我坚持这么做。

阿：本轮谈话的第三位客人是 韵：邈马库阿德，基森的退休哲学教授，也是一位职业“哲学头脑”。马库阿德受邀访谈，不仅因为他是当代最著名的哲学家之一或是位非常独特的哲学家，还因为他曾是德国哲学总协会主席，他

在某种意义上有责任代表职业哲学家行会发言。

马 我在当主席的三年时间里一直在与这个问题打交道，我的答案是：哲学家是个人主义者，他们属于不同流派。如果你想代表行业利益，你就必须有广泛的视野。你不可以、也不应该放弃自己的认识真理的方法，让自己闭嘴。

阿 好吧，来谈谈我们这次谈话的主题，马库阿德先生，哲学有什么用呢？

马 没有哲学我们就无法生活——这是我的一般性回答。哲学在今天有什么用处呢？我对此能想到的标准答案是：我们生活在一个越来越复杂、以加速度变得越来越失去方向的世界。我认为，这就使寻找方向的需要变得强烈起来。如果我正确理解了的话，哲学的任务就是指明基本方向。当寻找方向的需要“增长”时，哲学总是变得炙手可热。这——更富戏剧化的表述——就与人们常说的那个命题相矛盾，即哲学越来越没用，就是因为世界变得更加现代，科学更加昌盛。我的观点恰恰相反。我认为，科学越发达，越精细化，哲学就越发显得不可或缺。命题的表述就是：现代世界越现代，哲学就越重要，情况历来如此。

阿 格洛茨先生，您与 韵疆马库阿德的观点肯定是一致的，即哲学很重要——我从您的文章里已经读出这点了。问题是，是否可以触及到一个重要的哲学，还是找不

到它。

格是这样的。即便是反对哲学和不需要指明方向的人,也会听任哲学摆布。我的命题是 现在最有影响的两位哲学家是尼采和海德格尔,是傅科和其他法国人把他们重又引入德国舞台。有那么些人反对所有东西,但却根本不知道他们反对的是什么。例如,他们反对某种东西,但他们根本不知道那是海德格尔的主张。因此,首先应该认同马库阿德先生的基本命题。我所反对的是两类哲学家,我称他们为道德说教者和意义中心论者。道德说教者不再沉思任何确定的、客观的结构,例如经济结构,他们要把所有的问题都解释为道德问题,最终陷入做好人、有好品德的纯粹说教。这对我们复杂的世界来说绝对不够。

意义中心论者我们刚刚在历史学家的争论中见识过。他们主张人必须要有某种内在的稳定性,否则就会粗野无礼,人们需要像德意志民族国家,德国人的统一性或类似的东西。他们臆想出一部历史,一部非常感人的历史,例如德意志民族国家历史,为了打动别人,使他们干一些事情 支持重新统一,推倒柏林墙等等。我反对这两种方式的对哲学的滥用,或者更准确地讲,对哲学的工具化。

阿 这个问题我很想再谈谈。马库阿德先生首先很一般化地提到 哲学是必要的。您又说 有一些有现实意义的哲学,如尼采和海德格尔。作为哲学家我想有分寸

地讲 我只提尼采,而海德格尔是个特殊情况。

我想指出一些非常确定的事实,即 如果哲学是必要的,那么就有两种可能性。其中之一我是从您这儿看到的,即 我们过去的那种哲学——我想称其为“左派哲学”——现在度日维艰。我这么说也许会激怒了它。您会说:在我眼里发展的走向是从马克思到尼采。我很想知道,这中间到底发生了什么。我想先引述一句大家都知道的、一位非常著名的哲学家的名言,马克思的《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第 一条这样写道:“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我的问题是 这一命题的精神要求是否像古老的措辞“重要的是”^① 一样已经过时了呢?

格 我认为,在哲学当中也有一种经济学循环那样的东西。一位被从德国驱逐的犹太科学家 鲁道夫·希尔施曼写了一本论述交战与失望的循环的极有趣的书。他说:在人生的某些阶段,某些事情失败过后,人会很沮丧。人们在失望时就会谈尼采,这就是说,在交战与失望的往复循环中,交战的年代又出现了。您应该观察一下 莱比锡由 匿名高等学校教师发起组织的讨论启蒙的未来的法兰克福大会(我也参与这次大会的工作),那么,您就会注意到,人们又在试图反对过去 莱比锡或 莱比锡的传统。这时人们就总是回到哲学,有时是现实哲学,有时是很旧的、古老的哲学。

^① 重要的是 德文“~~Das Wichtigste~~”,现在通常写作“~~Das Wichtigste~~”。